

REFLECTION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英] 罗纳德·赖特——著 杨海宇——译

RONALD
WRIGHT

极简进步史
人类在失控中拨快末日时钟

北京时

极简进步史

人类在失控中拨快末日时钟

[英] 罗纳德·赖特——著

杨海宇——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简进步史 / (英) 罗纳德·赖特著; 杨海宇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10

书名原文: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ISBN 978-7-5699-1150-3

I. ①极… II. ①罗… ②杨… III. ①文化人类学—通俗读物
IV. ① C91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403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3598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极简进步史

作 者 | [英] 罗纳德·赖特

译 者 | 杨海宇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统筹监制 | 王 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 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高 熹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河北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6

字 数 | 13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150-3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梅西（Massey）讲座系列

梅西讲座是由加拿大广播公司广播电台、阿南西（Anansi）出版社以及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共同赞助支持的系列讲座。该讲座于 1961 年创立，旨在纪念英联邦加拿大总督文森特·梅西，其核心目标在于鼓励和促进各个领域有较深造诣的人士和团体把当代社会感兴趣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本书内容来自 2004 年名为“进步简史”的梅西讲座，该讲座同时也是 2004 年 11 月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广播电台名为“思想”的系列节目之一。

关于作者

罗纳德·赖特生于英格兰，现居住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英国人。作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散文家，赖特在上述三个专业领域都曾经获得奖项，其文字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版本出版。成为作家之前，他在剑桥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学习考古学，并于1996年被卡尔加里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的非虚构类著作包括一本讲述美洲历史的畅销书《玛雅和失窃大陆间的时间》(*Time Among the Maya and Stolen Continents*)，该书荣获“戈登蒙塔多奖”(Gordon Montador)，并且被《独立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选为年度最佳书籍。他的第一本小说《科学罗曼蒂克》(*A Scientific Romance*)获得了英国“大卫海哈姆奖”(David Higham)的虚构类奖；该小说也被《环球邮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评选为年度图书。本书是罗纳德·赖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仅获得了加拿大书商协会“藏书票奖”(CBA Libris Award)的年度非虚构类作品奖，还得到英、美、加三国媒体的一致褒奖。美国媒体曾就此书发表评论说：“真应该让白宫里的那群人读一读！”

献给我的母亲，
雪莉·菲丽丝·赖特

许久以前……

没有人用犁撕裂土地

或把土地分封出去

或以船桨横扫大海——

海岸线就是世界的尽头。

聪明的人性，沦为自己发明的受害者，

具有灾难性的创造力，

为什么用带有瞭望塔的城墙把城市围起？

又为何要为了战争而武装？

——奥维德，《爱的艺术》第三卷

致 谢

向 Bernie Lucht 和 John Fraser 所给予我的支持表示感谢。

感谢阿南西基金会的 Martha Sharpe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Philip Coulter 在编辑过程中高效的支持和有用的建议。

感谢 Richard Outram、Farley Mowat、Brian Brett 和 Jonathan Bennett，谢谢他们愿意阅读书稿并且给出诸多有益的反馈和评论。

与往常一样，感谢我的妻子 Janice Boddy 抽出时间细读本书并且给出富于见地的评价和建议。

目 录

致 谢 1

第一章 高更的问题 1

第二章 伟大的试验 35

第三章 傻子的天堂 69

第四章 金字塔结构 105

第五章 工具的反叛 145

第一章

高更的问题

法国画家及作家高更——众所周知他疯狂、具有败坏的性格，并且认识他是有危险的——被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诸如达尔文之类的宇宙认识论所带来的眩晕深深困扰着。

在 1890 年代，高更逃离了巴黎，同时也逃离了家庭和股票交易所的职业，开始画土著的女子（也和她们上床）。像很多命运多舛的人一样，高更很难从自我中抽身逃离，尽管他已经尽力用酒精和鸦片来麻痹自己了。在狂躁的表象下面，高更一直期望能够在粗糙而虚幻的人类本原里，发现他自称为“原始人”的人——初始的男人（和女人）和人性。这种对人生的追寻引领他到达了塔希提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屿，在这里，与外来文化接触之前的痕迹依然埋藏和游荡于十字架和法国的三色旗下——在他眼里，这是一个未被腐蚀的世界。

1897 年，一艘邮轮在塔希提港靠岸并带来了不幸的消息：高更最喜爱的孩子阿丽娜（Aline）因突患肺炎而死去。经过数月的疾病、贫困和自杀性的绝望折磨后，高更把这些悲痛化为创作动力，画出了一幅巨作——更多的是一幅构思中的壁画，而非画布上的油画^[1]。在这幅画作中，如同对维多利亚时代本身一样，高

更要求得到对生存之谜的解答。他在画作中很大胆地写道，三个孩子般的问题，简单却深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去往何方？”

该画作描绘了一幅充满风景和神秘人物的长卷，这些风景可能是塔希提的无神森林，或者是一个无序混乱的伊甸园：崇拜上帝者、猫、鸟、一艘静泊的船、一个面带安详表情伟大偶像，抬起的双手似乎指向远方；一个位于中央位置的人物在采摘果实；夏娃，人类之母，在高更作品里不像他通常描绘的妇女那样是一个性感的天真尤物，而更像是一个猥琐的女巫，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看起来像是他从秘鲁木乃伊那里获得的灵感。画里另一个人物的表情惊喜地转向一对年轻人。这对年轻人，高更写道：“敢于去考虑他们的命运。”^[2]

高更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去往何方？——正是我想通过本书来阐述的主题。这个问题也许看起来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谁能够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做出时间上的预测呢？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能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并先从回答其他两个问题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我们是谁，已经做了些什么，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到那些能够坚强延续并穿越不同时代和文化的人类行为特点。这样的认知将能够揭示我们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从这里会去往何方的可能性。

我们的文明就是一艘满载着过去大多数前辈文明的内涵而高速驶入未来的蒸汽船。这艘船行驶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承载

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也许不能够预测到前方每一处的暗礁和危险，但是，通过查看指南针、了解船的设计和安全行驶记录，以及船员的能力，我想我们能够在前方狭窄的通道和不断涌现出的冰山间设计出一条智慧的航线。

并且，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刻就开始设计航线，因为在我们身后已经有太多的船难事件。现在我们搭乘的这艘船，不仅仅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艘，同时也是世上留下的唯一一艘。未来所有我们自人类的智慧开始演变以来已经实现的成就，将取决于接下来几年中我们的行动。如同所有的生物一般，人类通过试错改进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活路，可今天人类如此庞大，我们已经无法再奢望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的错误行动了。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以至于不能承受我们任何的大错误了。

尽管在 20 世纪发生过特定的事件，大多数西方文化传统下成长的人依然相信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进步的理想，这一理想信念在 1968 年被历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界定为“一种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变化规律的想法……这规律包括了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单向则是指向进步”^[3]。地球上唯一能够发展出这样一种思路的生物本身的外表，就表明进步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更敏捷；猿类比牛更加聪明细心；而人，则是所有生物中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文化是用技术的发展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棍棒比拳头厉害，弓箭更胜于棍棒，子弹又胜过了弓箭。我们达成这样的信念，是基于现实的原因：

这一信念在生活中应验了。

波拉德提醒我们，物质进步的理念其实是一个非常新近的概念——“仅仅在过去的 300 年间才变得重要起来”^[4]——这刚好和科学以及工业的崛起紧密相连，也与传统观念的式微关系密切。^[5]我们不再过多关注道德的进步——这是早前时代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却想当然地认为随着物质的进步，道德也自然会进步。作为文明的人类，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比野蛮人或者原始人不仅仅体味更好闻，而且在行为上也一定更优。用历史来做衡量的话，这个想法很难站得住脚。我在下一章论述“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会专门回过头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对于进步的现实信仰不断生枝扩张，并且强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无神的宗教，它就像进步所挑战过的宗教一样，对自己的可信度当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于是，进步就变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我这么说可不是要证明这样的一种信仰是不实在或不真实的，因为成功的神话是强有力的，而且通常是部分真实的。就像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神话是对过去的一种整理和再安排，无论它是真实的或者想象的，这种安排具有其范式，能够强化一种文化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和梦想……神话是如此富于各种涵义，以至于我们的生死都参照于它们。它们是各种文化在时间长河中航行所使用的地图。”^[6]

进步的神话有时候给我们帮了大忙——起码对我们中那些坐在最佳位置的人来说确是如此——而且也可能会继续给我们帮大

忙。但是在本书中我要提出的是，这个神话已经变得危险了。进步已然具备了自身内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可能会带领我们越过理性而坠入灾难。一条看起来诱人的成功道路可能会让我们掉进一个陷阱。

比如，以武器来举例。自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历史见证了爆炸力制造方面的巨大进步：从炮仗到火炮，从火花到爆炸力超强的弹壳。当高度爆炸物达到一个完美状态时，进步又使人们发现了原子里蕴涵的无限大的爆炸力。可是，当我们能够制造的爆炸可以摧毁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进步就过了头儿。

1940年代时，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中有几位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告知那些政治人物和其他相关人士，说这新的武器必须被销毁。“被释放出的原子能已经改变了世上除了我们思维方式以外的所有东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是写道，“而我们因此滑向了前所未见的灾难。”几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如果人类不终结战争，战争就会终结人类。”

195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人类在武器方面过度进步的阴影就已经笼罩了世界——日本广岛、长崎和被人间蒸发的太平洋岛屿均是证明。我们已经在这阴影下生活了六十多年，相关的问题也有太多的人已经谈过，我没有必要再增添什么。^[7]我要阐述的观点在于，武器科技仅仅是进步带领人类走到死胡同的第一个领域，科技竟然威胁要毁灭这个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

在那个年代，进步的陷阱只是被视作个别偏离正轨的现象而

已。在所有其他的领域里，包括原子能和化学杀虫剂领域，关于进步的大众信念基本没有被动摇过。1950 年代的广告里展现了一个微笑的“1970 年代的夫人”，她刚刚买了一台名牌的吸尘器，提前享受着未来的科技进步。每一年新出的汽车都和前一年的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没多大区别）。“更大！更宽！更长！”一个年轻女子用银铃般的嗓音唱道，那时的汽车制造商和如今的一样，热衷于更大就是更好的销售理念。因为使用滴滴涕（DDT），农民们则能够从害虫的侵袭中解放出来，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被称作是“第三世界”——像简单优美的田园画般，却被视作“落后”的遗留和世界强权所争夺撕扯的非西方文化。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现代的构建里，现代性能够带来的伟大前景就是无限和无尽头的进步。

前苏联的解体让很多人论断说这个世界的发展其实只有一条进步的道路。在 1992 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说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不仅仅是目的地，更是终极目标。^[8]怀疑的人指出说，资本主义和民主本不一定是同床好友，他们举出的反例包括纳粹德国和世界范围内商业巨头控制的血汗工厂。尽管如此，弗朗西斯·福山天真的胜利主义还是强化了一个信念，主要是政治上的右派信念，即那些没有选择正确道路前进的国家应该要被动选择走这条路，因为这是对他们好——必要的时候，需要动用武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这个信念掩盖了自我利益的